

doi: 10. 3969/j. issn. 1672-0598. 2009. 05. 027

《楚辞》重言的分析*

赵新亚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楚辞》的语言与先秦诸子的风格相比有很大特色。重言是其中特色的一个部分。以重言为基点,以语法分析为主要手段,从重言的语素构成,所属词性和语法功能等角度来考察,得出如下结论:重言的词性不是单一的,它包括形容词、拟声词、叹词、动词、副词和其他词性;重言的语法作用也是多样的,它可以做谓语、状语、补语和定语。

[关键词] 《楚辞》; 重言; 语素; 词性; 语法成分

[中图分类号] I207. 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98(2009)05 - 0141 - 07

《楚辞》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之间由屈原等人在民间歌谣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而成的新诗歌形式。它句法参差错落,打破了《诗经》四言句式为主的格调,篇幅也较长。《楚辞》作品都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所以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楚辞》语言形式一大特点就是大量使用重言叠字。重言是指两个相同的汉字重叠在一起。重言通常是一个词。从字上来说,也称为“叠字”。虽然先秦文章特别是韵文,如《诗经》也有不少使用,但就重言使用的词条数之多,频率之高,《楚辞》是前无古人的。《楚辞》使用重言词共有230余条,每条使用最少一次,最多使用近二十次,平均每条大致也是三到四次。

一、重言的词性构成

(一) 形容词

词是语素构成的,古代汉语中词一般是单个语素构成,也有少数复音节的。但重言形容词都是复音节词。形容词是表示性质、状态一类的实词。我们划分依据是三个标准——形态、功能和意义并更加侧重意义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内部构造进行切分(下面仅是从指称方便将语素单独成词时的词性作为构词语素的词性)。

1. “形容词+形容词”式

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九歌·東

皇太一》)

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七諫·初放》)

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九歎·離世》)

心悵悵以永思兮,意晔晔而日頹。(《九歎·逢紛》)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大招》)

昭昭:王逸(以下简称王注)注为“昭昭,明也。昭昭一词在楚辞中出现三次,其义皆训为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云“昭,日明也。”可见“昭”与“昭昭”有密切关系,即由形容词“昭”复合成词“昭昭”。

泠泠:王注“泠泠,冷清貌。言竹被润泽,上则葳蕤而防蔽雾露,言能有所覆也。下则泠泠而来风。洪兴祖《楚辞补注》(以下简称洪补)“冷,音零。同时,它可以换作“冷然”,“泠泠然”。如《庄子·逍遥游》之“冷然善也”,《韩诗外传》之“前有高岸,后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庄子》中还有“冷风”“冷汰”,注者都解释为“清和”,可见冷也有“冷清”之义,即“泠泠”是由“冷”复合而成的。

另外,“晔晔”“雄雄”都是如此。“晔晔”为不明义,《说文》“晔,日不明也。可见“晔”先是从形

* [收稿日期] 2009 - 05 - 09

[作者简介] 赵新亚(1984 -),男,安徽亳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研究生。

容日不明义过渡到比较抽象的“不明,暗”的含义,在重叠复合而成“暗暗”。“雄雄”是“势威”的意思,而雄本身就有雄伟之义,前后相承关系明显。

这一类重言词是由相同的形容词词根重叠而构成重叠式词语的。词语意义与语素意义密切相关,完全可以看作是形容词性复合成的。

2 “名词+名词”式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九章·怀沙》)

季春兮陽陽,列草兮成行。(《九怀·尊嘉》)

嘉》)

讒人譏譏,孰可愬兮。(《九叹·愬命》)

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九叹·忧苦》)

苦》)

懷椒聊之諛諛兮,乃逢紛以罹詬也。

(《九叹·愬命》)

浩浩:王注“浩浩,广大貌。汨,流也。言浩浩广大乎沅湘之水,分汨而流,将归乎海。”朱熹《楚辞集注》(以下简称朱注)“浩浩,广大也。”《说文》训浩为沆,并对“沆”解释说“沆者,莽沆大水也。”实际上是说浩就是大水。可见,“浩浩”是由作为名词的“浩”组成的。

阳阳:王注“三月温和,气清明也。阳,从阜易声。山南水北曰阳,与阴相对而言。此处“阳阳”作温和解释,大概由于在阳处易得阳光而引申的。

譏譏:王注“譏譏,谗言貌。《尚书》‘譏譏靖言言谗人譏譏,承顺与君,不可告以忠直之意也。洪补“譏,音翦,巧言也。”《说文》“譏,善言也。由此可见,譏是以上下文而定感情色彩的,但作为核心意思“言”是不变的。同时“譏”有一种内在的修饰“言”的语义,比如王逸说的“谗”字和许慎说的“善”字。

另外,“漣漣”“諛諛”具有同样的特征。“漣漣,流貌也。诗云‘泣涕漣漣’。对《诗经》这句的解释,《经典释文》认为是“漣漣,音连,泣貌。姜亮夫认为“漣”在《说文》中的正字是“瀾”,训释为“大波”。“諛諛,香貌。”《说文》“諛,香草也。”

由名词性语素重叠构成形容词,这是现代汉语少见的,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名词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客观事物,而是被赋予了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或是特征描写。这与现代汉语新兴的词类组合“副词+名词”有几分相似:

很绅士:绅士——[+人][+男性][+有礼貌、风度、尊重女性]

很淑女:淑女——[+人][+女性][+美

好、文静]

现代汉语名词的一个语法特征就是不受副词修饰,但这里能被修饰的原因是,这些词本身包含有一定的描写特征“美好,文静”或“有礼貌,风度和尊重女性”等语义特征。因而从根本上说这些副词(“很”)是修饰这些特征的而不是修饰最基本的“人”,“男性”或“女性”。

同样,我们对这些语素进行分析,也会发现“浩”、“阳”、“譏”、“漣”和“諛”拥有此类特征:

浩:[+水][+大]

阳:[+地方][+易受阳光照射的]

譏:[+语言(“言”)][+好的]

漣:[+波涛][+大]

諛:[+草][+香]

以上义项的分列只是从最简单的角度来划分的,分别相对于“水”、“地方”、“语言”、“波涛”、“草”。不难看出,这些词确实包含着一些较为明显的修饰成分。因而我们就明白了名词复合成形容词的原因,即复合后的形容词割舍了基本客观义而保留了修饰义。例如,“浩浩”被解释成为“广大貌”。

“名词+名词”式构成形容词的原因在于这些名词都含有明显的修饰性成分,作为形容词后主要保留了这些修饰义。

3 “动词+动词”式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冤結。(《九叹·远逝》)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九章·哀郢》)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离骚》)

咸欣欣兮酣樂,余蒼蒼兮獨悲。(《九思·伤时》)

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忡忡。(《九章·惜诵》)

隱隱:王注“隱隱,忧也。《诗》云‘忧心殷殷’,一作隱隱。姜亮夫按,“隐训忧,三古常语,隱隱则重言之也。”《荀子·儒效》“隱隱兮其恐人之不当也。杨倞注“隱隱,忧戚貌。”《说文》“愬,痛也。”愬即殷,在《楚辞》中作“隐”。王逸对《九章·悲回风》“孰能思而不隐兮”注曰“隐,忧也。《诗》曰‘如有隐忧’。由此可见,上古隐,殷和愬通用。隐,作动词是“忧”的意思,可单用,如上面《诗经》的例子。隱隱,作为形容词,也是忧的意思。

淫淫:王注“淫淫,流貌。”《广雅·释言》“淫,游也。”《招魂》“不可以久淫些。注曰‘淫,游也。’”可见“淫淫”的“流”的意思是由“淫”的游的意思引申而来的。

婉婉:王注“龙貌。言己乘八龙神智之兽,其状婉婉。”《释文》作蜿,音苑。《说文》“婉,顺也。从女宛声。”引申则曲顺为婉。可见婉当即动词“曲”。由“曲”的动作而联想到“曲”的形态,遂复合成形容词。

“眷眷”和“恹恹”也是如此。王注“眷眷,顾貌。”《说文》“眷,顾也。”王注“恹恹,忧貌也。洪补“恹,徒昆切,闷也。”

前人未有重言动词之说,现在的叠音动词大概是这类词的后来发展。由动词复合成的重言形容词与动词极为相近,如上文中的“淫淫”“隐隐”只能翻译为动词,无对译的形容词。

4. 不可拆分的重言形容词

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离骚》

江湘油油,長流汨兮。《九叹·惜贤》

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九章·抽思》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离骚》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离骚》

浪浪:王注“浪浪,流貌也……浪浪而流。”《说文》“沧浪,水也。”可见浪与流无关。姜亮夫因此认为“此形容字,当义于声不必有正字也。即‘浪浪’一义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用字假借是也。”

油油:王注“油油,流貌。《诗》云‘河水油油’。姜亮夫认为,叠字以状物者,多无本字。因之,遂多假借字。其余,“荧荧”“申申”“菲菲”都是假借用字。

这类词大都不可单用,并且都是假借用词。从语素来讲,这类重言词只有一个语素,是单纯词。与拟声词相似。

(二)拟声词

拟声词是模拟声音的词,能给人一种如闻其声的音响效果。《楚辞》中大量的使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性。

鴛鴦兮嚶嚶,狐狸兮微微。《九思·怨上》

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九章·悲回风》

前輕輅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九辩》

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离骚》

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九辩》

嚶嚶:王注“嚶嚶,和鸣貌也。”《诗·邶风·匏有苦叶》“嚶嚶鸣雁”被注为“嚶嚶,雁和声也。”又注《卷阿》“凤凰鸣亦曰嚶嚶。”《尔雅·释詁》“关关嚶嚶,音声和也。因此,总体看来“嚶嚶”是表示一种相和的声音,依具体事物而定。而“嚶”字本义为一种鸟的名称,用来借指声音,是用字假借。所以只要字音相同就可以表示相同意义。故“嚶嚶”又写作“雝雝”或“靡靡”。

洶洶:朱注“洶,音凶;洶洶,风水声。”王逸对《九叹·逢纷》“飘风来之洶洶”注为“洶洶,謹声也。可见洶洶是作为描写水势盛大,相互排击之声。又有意义相近的音相同的“凶凶”、“詢詢”、“恟恟”和“兇兇”。

其他的也是如此。鏘鏘,朱注“弯声也”。《诗经·大雅·生民》“八鸾锵锵”笺云“锵锵,鸣声。”啾啾,王注鸣声。狺狺,王注“谗佞唤呼而在侧也。洪补“狺,音垠,犬争,一云吠声。慧琳《一切经音义》“狺狺,犬吠声。”

由于拟声词是模拟客观声音的,所用字也多是取其音而不是取其义,这就造成了两条结果:一是摹写同一种声音的词有多种写法,一是这些词都是单纯词,不可拆分,一词只表示单一的意义。

(三)其他

1. 叹词(嗟嗟)

曾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九章·悲回风》

嗟嗟兮悲夫,穀亂兮紛拏。《九思·悼乱》

对第二例王注“伤时缙惑”。这两个嗟嗟都有悲叹之义。《诗·颂》中也是两见嗟嗟。一为商颂“嗟嗟列祖”,笺云“重言嗟嗟,美叹之深。”一为周颂“嗟嗟工臣”,正义解释为“嗟嗟,叹声,将敕而嗟叹。按《古今形义大字典》对嗟的解释是“从口差声。本义感叹,叹惜”,有四种具体意思分别是,招呼声,赞美声,感慨声和悲痛声。可见,嗟都是表示感叹的,重言嗟嗟是表示加重感叹情感的。

由于叹词没有词汇意义并且独立性很强,因此常作独立成分。例如:

噫!善哉!技曷至此也!(《庄子·养生主》)

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礼记·檀弓下》)

客曰:“黜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史记·陈涉世家》)

乌呼!孰知赋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柳宗元《捕蛇者说》)

噫吁嘻!危乎高哉!(李白《蜀道难》)

嗟嗟我王,汉之睦亲。(《汉书·韦贤传》)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重言叹词也是少见的。韵文中可以看到,散文中则未见。推测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诗歌的字数和韵律要求以及重言有加深原意的作用。如果将例二改成散句则是:

嗟!悲夫!殽亂而紛拏。

噫!善哉!技曷至此也!(例)

2 类名词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九辩》)

謇謇:王注“謇謇,忠贞貌。《易》曰‘王臣謇謇’。按,謇是諛字通借。《贾逵外传注》云‘諛,巧言也。韦昭曰‘諛諛,巧辩之言也。’《说文》解释为‘諛,巧言也。巧言即谗言。諛諛,是由諛复合而成,他们都被解释为巧言。巧言,名词。王注的‘謇謇’是形容词,由于上下疏通文意,依凭前后词义而得出的意思,并没有仔细考虑其词性。从謇謇所在的语法位置来看: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

从中心词分析看,“余”是作为主语的,“固知”作谓语,“謇謇之為患”作为宾语。謇謇之為患,这是主谓短语用“之”连接作宾语。亦即謇謇做此短语的主语。

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完。(《九章·抽思》)

这一句是省略了主语,谓语中心词“乐”接宾语“斯之謇謇”。以胡力文《离骚虚词论析》,句中“之”为结构助词,形成句式“定语+之+中心语”。因此可以把謇謇看作宾语中心语。

总之,由于謇(即諛)是名词,謇謇(諛諛)由名词复合构成,并被多家注释为名词。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等成分,因此我们可以视之为名词。但先秦时名词由复合而成的罕见且这些词用法复

杂,我们不妨称之为“类名词”。

专专:王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朱注“言我但能专一于君而不可花者。将“专专”解释为“转”或“专一”,姜亮夫认为“其不允甚显”,并引《诗经》“劳心博博”的注,传曰“博博,忧劳也。”《尔雅·训释》“怵怵博博,忧也。”

先秦没有重言名词,我们可以从《楚辞》重言词“磊磊”查看。《九歌·山鬼》“采秀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王注“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名。周旋山间,采而求之,但见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洪补曰“磊,众石貌”。《说文》“磊,众石也。从三石。磊字亦写作礧或礧。如《司马相如传》“礧石相击”。《古诗十九首》“磊磊涧中石”,李善注引《字林》“磊磊,众石也。铎注“磊磊,石貌。”一作名词,一作形容词。《玉台新咏》记载东汉人一首诗《董娇饶》,第二句是“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不管对“花花”“叶叶”怎么理解,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是名词性的。总体来看,具有名词特征的重言词一步步进行着名词化的进程。

3 重言词“粼粼”

波滔滔兮来迎,鱼粼粼兮媵予。(《九歌·河伯》)

王注“言江神闻己将归,亦使波流滔滔来迎河伯,遣鱼粼粼侍从而送我也。粼一作鳞。朱熹《集注》“粼一作鳞。既已别亦,而波犹来迎,鱼犹来送,是其眷眷之无已也。姜亮夫认为“鳞本训鱼甲鳞,与鳞集,鳞罗等义相同。鳞集言相次也。方俗言鱼一尾为一鳞,鱼相次而数之,则曰鳞集。重言之则曰‘鳞鳞’。犹言一尾一尾之鱼多而可数。”按,以文意,姜亮夫认为鳞、尾相同,可以表示鱼的量词单位。鳞鳞被解释为“一尾一尾”或是“一尾尾”。《楚辞新注》也认为“粼粼,即鳞鳞,一个挨着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重叠量词相似。但上古量词是否有如此量词,尚不清楚。

4 渐渐

腸紛紛以繚轉兮,涕漸漸其若屑。(《九叹·远逝》)

留思北顧,涕漸漸兮。(《九叹·忧苦》)

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九叹·忧苦》)

“渐渐”在《楚辞》中凡三见,分两义。例子中前两个是一个意思,表“流貌”。王注“渐渐,泣流貌也。言己忧愁,肠中回乱缭绕而转,泣涕交流若嵒屑之下无绝时也。”第三例单表一义。“渐次

也”。王注“言己且欲须臾以忘忧思,中心渐渐错乱,意不能已也。洪补注“渐,流如貌。渐次之义,至今犹存之。”

《楚辞新注》对“心渐渐其烦错”解释为“心中错乱不堪”。这是从整体上来解释,对“渐渐”未作说明。《楚辞今注》注为“烦错,错乱。对渐渐也未作说明。可能是他们是认为古今义同,不足解释。”

洪兴祖的释义是解释前两句的,用在第三句很是费解。姜亮夫认为是渐次的意思。王逸在注中是以“渐渐”修饰动词“错乱”,可以看出渐渐应为副词。整体句式是“主语+状语+其+中心语”,“其”是助词。

在上古“渐”字作状语是很常见的,也有重言词作状语的:

是时赵王炬主父偃一出废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偃受金及轻重之短。(《史记·齐悼惠王》)

年齿渐长(白居易《与元九书》)

郡县比比地动。(《汉书·襄帝纪》)

所死亡士卒稍稍来集。(《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渐渐”完全有条件成为副词、作状语的。因次我们认为“渐渐”除了有形容词的词性外,也具有复词的词性。由于两者在意义上毫无联系,可以视之为“同字同音词”。

5. 申申

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离骚》)

王注“申申,重也。言女嬃见己施行不与众和,以见放流,故牵引数怒重詈我也。洪补曰“《论语》曰‘申申如也’。申申,和舒之貌。女嬃詈原有亲亲之义焉。《九歌》云‘女嬃媛兮为余太息’是也。朱熹曰“申申,舒缓貌也。”《广雅》“申申,容也。”《汉书·序传》“天天申申”,注引曰“孔子燕居,申申如也。”姜亮夫认为“此义寄于声,不能求本字,亦不必求也。”《楚辞今注》“婵媛,忧惧而怨恨的复杂感情。申申,重复再三。詈,责骂。”《楚辞新注》“申申,反反复复。詈,责备。”《离骚语法分析》“申申,反反复复,用作状语。詈,责备。”

综合以上观点,大致有二:一类认为是“申申”是和舒之义,词性为形容词;一类认为是反复,一次又一次之义,词性当然为副词。但没有人对“申”字作出解释,姜亮夫更认为是“申”字无义,是借音字。

《汉语大字典》对“申”的解释是:[第二义项]

伸展,舒展。后作“伸”。《广雅·释诂》“申,伸也。”《庄子》“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成玄英疏“鸟申”为“类鸟飞空而伸脚”。[第三义项]说明,申述。《楚辞·九章》“道卓远而日忘兮,原自申而不得。”《礼记·郊特牲》“大福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第四义项]明,明白。《字汇·田部》“申,明也。”《后汉书》“利口倾险,反乱国家,罪无申证,狱不讯鞠。李贤注“申,明也。”[第五义项]重复,再。《尔雅·释诂》“申,重也。”《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六年》“裕怒曰:‘聊且申一战,死复合晚!’胡三省注“申重也。”

《康熙字典》解释为“重也。《易巽卦》“重巽以申命”。《书尧典》“申命义叔”,传曰“申重也”。《后汉书朱晖传》“愿将军少察愚言,申纳诸儒。”舒也。《武王弓铭》“去申之义,废兴之行,无忘自过。班彪《北征赋》“行止屈申与时息兮。”申申,举止从容不迫的样子。《博雅》“申申,容也。”《论语》“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朱注“申申,舒也。”

《汉语大字典》第二义项就是申申的和舒之义。第三、四、五项就是申申的反复义。第四下项实际上是由第三项引申而来的,既有动词“说明”引申为形容词“明白的”。为了说明一件事,往往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说,又引申出了第五项“重复”的意思。《康熙字典》第四五项支持申申的和舒之义,第二项支持申申的反复之义。第五项同《楚辞》上的注如出一辙。但应注意到例证并未引用“申申其詈予”一句。从两字典上看,和舒之义在战国以前已是存在的,如果《武王弓铭》是铸在西周时,那时候也就应是有了。“重复”之义则要更早,西周时的《易》《书》屡屡提及,在此后的经典里也经常提到。可见两义都起源甚早。“申”的本义是雷电之义,后来义项与此义无多大联系,因此,后来之义皆假借义,如果说“此义寄于声”,所有的义项都是寄于声的。

王逸的注释非常恰当。洪朱都是拿《论语》的“和舒”之义来训释“申申而不得也。如果婵媛是“忧惧而怨恨”,詈,责骂义,又怎么能心平气和地“和舒”“舒缓”地骂我呢?因为屈原在诗中屡次提及自己想从俗而不得,女嬃为屈原着想,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劝诫他,“女嬃媛兮为余太息”,劝诫不成,心急而骂。可见,“申申”是由申字复合而成的,取申的早已存在的反复之义。再加上“申申”用作状语,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申申”具有副词者一词性。

“申申”一词有两种词性,一为形容词,一为副

词。“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中的“申申”应为副词。

二、重言的语法功能

(一)重言形容词的语法功能

第一组:

爛昭昭兮未央。
下泠泠而來風。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
路蕩蕩其無人兮
意瞢瞢而日頹。
貌揭揭以巍巍
左朱雀之茈茈兮,右蒼龍之躍躍。
神高馳之邈邈
高余冠之岌岌兮

例一昭昭,“明也”,用以进一步说明“爛”的形象,“爛昭昭”是复合形容词,未央,未尽。句式应为“状语+兮+中心语”,即昭昭连同爛作状语。例二,例三同。“雄雄赫赫”是作为举手状语的,修饰后半句。句式为“状语+主语+谓语”。

例四,例五,例六都是做谓语的。“路蕩蕩其无人兮”句式应为“主语+谓语1+其+谓语2”。“蕩蕩”和“无人”作为主语的并列谓语,两者相互补充。

例七“躍躍”是作为“苍龙”的谓语,由“之”连接,整体作为“右”的谓语,句式为:“主语+谓语(主之谓)”。

例八邈邈是补充说明“高驰”的结果,作补语。句式为“主语+谓语+之+补语”。

例九岌岌修饰“余冠”,作定语。句式为“谓语+宾语中心语+之+定语”。

第二组: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
季春兮陽陽
讒人譏譏
泣下漣漣。
懷椒聊之葢葢兮
高翱翔之翼翼

句式分别为:

定语(浩浩)+主语+谓语
主语+兮+谓语(阳阳)
主语+谓语(譏譏)
主语(泣)+谓语(下)+补语(漣漣)
谓语+宾语中心语+定语(葢葢)

状语+谓语+之+补语(翼翼)

第三组:

矢志兮悠悠
志戀戀兮依依
涕淫淫其若霰
駕八龍之婉婉兮
中悶瞶之怵怵
勞心悵悵,涕滂沱兮
夷蠢蠢之溷濁

句式分别为:

谓语+兮+谓语(悠悠)
主语+谓语+兮+谓语(依依)
主语+谓语(淫淫)+其+谓语
谓语+宾语中心语+之+定语(婉婉)
主语+谓语+之+补语(怵怵)
谓语+宾语+补语(悵悵)
谓语+定语(蠢蠢)+之+宾语

第四组:

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江湘油油,長流汨兮。
魂識路之營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句式为:

谓语+宾语+之+补语(浪浪)
主语+谓语(油油)
主语+谓语+宾语+之+补语(營營)
状语(申申)+其+谓语+宾语

总体看来,重言形容词的用法相当复杂,可以作谓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就是同一种成分用法也是多样的。比如状语,第一组例一是重言词与意义相近的词组合成状语,第三例则作为整句的句首状语。从使用频率上言,作谓语最多,作定语最少,状语和补语居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组,动词构成的重言,其作为动词具有明显的动作意味,这或许与语素构成有关系吧。

(二)拟声词的语法功能

鴛鴦兮嚙嚙
聽波聲之洶洶
鳴玉鸞之啾啾
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以上句式分别为:

主语+兮+谓语(嚙嚙)
谓语+宾语中心语+之+定语(洶洶)
谓语+宾语+之+补语(啾啾)

主语 + 状语 (猎猎) + 而 + 谓语

重言拟声词具有极强的语法功能,它主要作句子的谓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作主语和宾语。

(三)其他词的语法作用

1. 嗟嗟

曾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

嗟嗟兮悲夫,殽亂兮紛拏。

句式分析:

状语(曾) + 谓语(歔歔) + 之 + 独立语(嗟

嗟)

独立语(嗟嗟) + 兮 + 独词句(悲) + 语气词

(夫)

按:例一“之”语气助词,补足音节。

因为叹词独立性强,所以在句子里都是当作独立语,就是独立成分。以上两句都是如此。

2 类名词

类名词一般作主语或宾语,又是活用为动词作谓语。

余固知蹇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

神光兮頹頹,鬼火兮熒熒 句式分析:

主语(余) + 谓语(固知) + 宾语(主 <蹇蹇> + 之 + 谓 <為患>)

谓语(計) + 宾语(主 <專專> + 之 + 谓 <不可化>)

主语(神光) + 兮 + 谓语(頹頹)

类名词具有名词相同语法特征,作主语和宾

语。有时候也活用为动词,如例三。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重言词在《楚辞》中的特殊地位——《楚辞》的语言特色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重言上。正因为重言的存在,才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句式,如定语后置(“高余冠之岌岌”),复合形容词作壮语(“爛昭昭兮未央”)。重言词不仅用法和作用多样,同时也是《楚辞》浪漫色彩的成因,因为本来重言词就给人无限遐想。

[参考文献]

- [1]姜亮夫.姜亮夫全集(1-4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 [2]胡力文.文言语法研究集稿[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 [3]许仰民.古汉语语法新编[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 [4]汤炳正等.楚辞今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5]聂石樵.楚辞新注[M].商务印书馆,2004
- [6]廖旭东.廖旭东语言学论文集[M].商务印书馆,2004
- [7]韩峥嵘.古汉语虚词手册[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 [8]郭锡良等.古代汉语[M].商务印书馆,2004
- [9]黄伯荣等.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10]黄伯荣等.现代汉语教学说明和自学参考[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11]张双隶.古代汉语知识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2]郦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杨 睿)

Analysis of tautology in the Songs of Chu

ZHAO Xin-ya

(Art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anxi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Comparing the Songs of Chu with the style of philosophers in pre-Qin period, the languages of the Songs of Chu have great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tautology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autology, by using grammar analysis as main metho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ongs of C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onent of morpheme of tautology, subordinating part of speech, grammatical function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 of speech of tautology is not simple but includes adjectives, echoic words, interjection, verb, adverb and other words and that the grammatical role of tautology is diversified and includes predicate, adverbial, complement and attributive.

Keywords: the Songs of Chu; tautology; morpheme; part of speech; grammar component